

溥心畬別傳

曹旅宁

著

PUXINYUN
BIEZHUAN



暨南大學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溥心畬別傳

曹旅宁

著

P
U
X
I
N
Y
U
B
I
E
Z
H
U
A
N



暨南大學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溥心畬别传/曹旅宁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 - 7 - 5668 - 2055 - 6

I. ①溥… II. ①曹… III. ①溥儒 (1896—1963) —传记
IV. ①K825. 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8419 号

溥心畬别传

PUXINYU BIEZHUAN

著 者: 曹旅宁

出 版 人: 徐义雄

责任编辑: 黄少君

责任校对: 刘舜怡

责任印制: 汤慧君 周一丹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6.375

字 数: 162 千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

定 价: 25.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前 言

关于写作本书的机缘，要追溯到我十八年前在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每天在图书馆用功后，最能让我放松的便是浏览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故宫文物月刊》，其中的国宝都是巧夺天工的人间神品，让我心驰神往。读到“张大千溥心畬诗书画学术讨论会”（以下简称“台北讨论会”）的论文及对溥心畬身后托管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精品的系列讨论文章时，我更是深深地为这位旷世才人的心路历程所打动。

新版《启功丛稿》“题跋”卷中收入了启功先生提交给台北讨论会的大作《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启功先生的神来之笔使得这位艺术大师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地再现于世人面前。之后，我又读到了1994年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印行的《寒玉堂诗集》，还幸运地得到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行的《溥心畬先生诗文集》《张大千溥心畬诗书画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以及北京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印行的《溥心畬书画集》。从此，有关溥氏的画集及文献史料便成为我刻意搜访的对象，十年下来，便累积了成筐盈尺的资料。

吉林省博物院所藏溥氏作品，除伪满洲国时帝宫收藏外，溥氏族人在东北谋生者携往当地的也不在少数。更为重要的是张伯驹先生捐赠的个人藏品及其任职吉林省博物院期间为公家购藏者，其中精品已被收入《中国名画家全集：溥心畬》。2004年9月10日，吉林省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山水墨缘——‘南张北溥’画艺展览”，在广东省博物馆展出的“南张北溥”100幅作品中，有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的溥氏作品25幅，其中立轴18幅，横幅2幅，扇面5幅，典雅尊贵，合乎法度，有一种典雅的贵族气息，与同展的张大千自由豪放的作品风格迥然不同，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亲身目睹溥氏的真迹。那天下午，展览厅里空荡荡的，只有我一位礼赞者，与这一位诗、书、画三绝的先贤默默地“对话交流”，领略着那个时代的绝响。中国历史文化的永恒意义再一次得到验证。

2005年夏季，一种机缘使我走访了慕名已久的北京恭王府萃锦园。水榭楼台依旧，只是不见了艳若红云的秋海棠，这曾是溥氏艺术生涯的一个主要舞台。颐和园介寿堂也是溥氏南渡前最后的卜居地。当我站立在婀娜下垂的绿杨柳下，透过波光粼粼的昆明湖，眺望远处的万寿山时，不禁想起王国维感叹爱新觉罗氏兴衰的《颐和园词》，开始体会溥心畬的名作《昆明秋色图》的苍凉无奈。北京恭王府萃锦园的旅游纪念品中竟无溥心畬的传记，这也是我率尔操觚的原因之一。

2008年元月，由于另一种机缘，我访学台北，得以与台湾研究溥心畬的专家詹前裕先生联络；并在南港“中央研究院”见到了任教于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的朱静华女士，她是第一位以溥氏为研究对象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学者，她告诉我，她的选题受导师李铸晋的启发，要研究台湾地区国画艺术的来源即渡海三家对台湾艺术的影响，并将其博士论文《溥心畬的生平与艺术》（英文）影本赠送

给我。朱静华女士原籍江苏江阴，11岁由菲律宾移居美国，1989年在美国堪萨斯大学获博士学位，后随专攻戏剧的丈夫移居中国台湾。

十多年来在文献资料方面，我陆续搜集到了朱静华、詹前裕、王家诚先生关于溥心畬的论著，更为重要的是我在河北大学图书馆获读的二卷本《寒玉堂集》。这是溥心畬于1938年入颐和园定居后，将生平所作篇章大体按写作时间编成的诗集定本，并于1942年手写成巾箱本上下两册稿本，收有溥心畬旧诗400多首，为后来行世的溥心畬集所不收者达350余首，是研究溥心畬南渡前交游、创作、思想及行迹的第一手材料。

手书本《寒玉堂集》又是溥心畬书法艺术的珍品，不过它没有严格地编年，只是大体地分期，在同一时期的某些诗篇往往前后颠倒，引用时不宜过于拘泥。由于该书系海内孤本，按规定无法复制，我在河北大学图书馆善本部以四五天时间誊录了一副本。结合这些诗作钩沉索隐，可较准确地复原溥心畬南渡前的艺术生涯。此外，河北大学图书馆崔广社先生还介绍了馆藏《朱邸赓酬册》，其中收录清光绪戊申（1908）和宣统己酉（1909）年间溥心畬父爱新觉罗·载滢、兄溥伟与徐琪的酬唱诗稿、信札手稿。从中可知载滢喜爱绘事，为我们了解溥心畬绘画师承渊源提供了新线索。这是以往有关溥心畬论著所不曾有的新内容。启功初见溥心畬是在敬懿皇太妃的葬礼上，他的相关回忆也由此时开始。敬懿皇太妃1932年2月2日卒于北京，她是同治的妃子，与溥心畬的嫡母、启功的嫡祖母是姊妹。据说敬懿很有学识，连慈禧都很器重她；她与庄和、荣惠、端康皇贵妃共同抚育溥仪。我们着重补充了此前的史料。

1992年3月，由溥心畬的亲戚、门生、好友组成的“八人小组”，基于维护与推广艺术的立场，共同决定将其哲嗣溥孝华生前保管溥儒遗作暨收藏，悉数托付给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历史博物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三大机构掌管。台北“故宫博物院”计

有溥儒绘画 293 件、书法 150 件，溥氏收藏书画 13 件，以及文具、印章、墨拓等 63 件。放眼海内外的公私收藏，无论从质与量哪个方面，都很难超越其所托管的这批作品！

此前，1983 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曾向东吴大学征集价购清宫内府营造的恭王府顶级紫檀雕花家具一批，计榻、座、椅、几、屏、龕、柜等 20 项，33 件。这批家具由恭王府流出后，自北平至上海，又迁至台北，现陈设在一楼展览大厅供人观赏！我两次访问外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都曾在此流连忘返！确实，托管的溥心畬画作、展出的恭王宝座上气魄恢弘的五爪云龙已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两道亮丽的风景线！

2012 年 12 月，我曾在上海博物馆“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展”中看到清恭王府旧藏，现藏波士顿美术馆南宋陈容的《九龙图》，云气缭绕，海涛汹涌，九条龙盘旋上下，真正具有“惊若蛟龙，飘若浮云”的艺术效果。此画王世襄 20 世纪 40 年代末在美国访问时曾加以著录。溥心畬生前在台湾曾有类似作品，仅画一龙，但神态颇似此图，当为溥氏凭当年目验心记真迹的追忆之作，后托管于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华岗博物馆。清宫另有陈容《六龙图》，1915 年被清醇亲王府管家张彬舫卖给日本山中商会，后深居日本藤田美术馆 100 年，近日才在美国纽约佳士得露面，以 48 967 500 美元成交！

陈寅恪先生说过：“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所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说“神游冥想”自然有些过头，但知人论世，诚属不易则是事实。

我想说的是这里所要描述的溥氏故事，不仅仅是讲述他个人的

悲欢离合、心路历程，更是试图描绘出他那一代与他有着同样的文化背景、受过同样的文化教育、有着同样的教养礼俗的人的心路历程，他们面对政治上的变迁、社会地位的巨变，面对种种曾经独领风骚、不可及的文化的无情衰败而又无可奈何、欲哭无泪的惨痛心史。这种特殊的文化群体的怆楚心境，就不仅是“王孙落魄哀江头”，而是“少陵野老吞声哭”了。

2015年夏天，在广东崇正拍卖公司举办的艺术拍卖会上，溥心畬先生绘制的一小幅跳蚤图（图上仅绘制一只跳蚤，极为传神），以及手书一小幅小楷书“隐雾栖霞”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先后以23万元及15万元拍出。香港的“溥迷”董桥先生在参拍未能得手的情况下，剪下拍卖图册上的原大图片，悬挂在自己的书房壁上。这也是我将这部成书历十多年之久的书稿修订出版的又一个小小契机。

最后要说的是，台湾政治大学的朱静华女士，她不仅在台北接受我的访问，还慷慨赠送其未出版的博士论文；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廖伯源先生为我复制詹前裕先生的《溥心畬绘画之研究》；香港中文大学黎明钊先生为我购赠《溥心畬书画稿》；河北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孙博同学为我核对溥心畬《寒玉堂集》手稿引文；西安碑林博物馆王其祯先生曾将本书有关溥氏书法艺术部分发表在书法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谭树正先生曾将本书的“画艺师承”“西山逸士”“南张北溥”部分刊登于其主编的《收藏与拍卖》杂志上，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曹旅宁
2016年5月

目 录

前 言	1
一 天潢贵胄	1
二 少年意气	8
三 避地西山	15
四 留学疑云	25
五 涉足政治 (1924)	31
六 萃锦旧梦 (1924—1937)	40
七 旅居日本 (1928—1929)	54
八 困顿“异途”	61
九 古卷典藏	64
十 同辈昆仲	69
十一 文学素养	77
十二 交游唱和	85
十三 书法艺术	97
十四 画艺师承	107

十五	神品鉴赏	114
十六	释道情缘	123
十七	政治联姻	131
十八	南张北溥	137
十九	西山逸士	145
二〇	昆明秋色	149
二一	浮海南翔	154
二二	信札遗墨	158
二三	匠心独运	161
二四	葬阳明山	166
附录一	溥心畬年表	174
附录二	河北大学图书馆藏《寒玉堂集》手稿本目录 诗题	180
附录三	《溥儒博士书画》纪录片解说	185
参考文献		189
后 记		191

一 天潢贵胄

民国六年（1917）秋，溥心畬（儒）隐居西山戒台寺。前清遗老徐琪手持《朱邸赓酬册》从京城造访，其中收录清光绪戊申（1908）和宣统己酉（1909）年间溥心畬父载滢、兄溥伟与之酬唱的诗稿、信札手稿。溥心畬阅后，感慨万千，提笔写下了这样一段跋语：

右先考云林贝勒遗墨十四册，乃戊申己酉书，貽贞龢先生者也。丁巳之岁，儒避西山，先生出以见示。儒瞻拜手泽，悲怀交集，昔王褒读蓼峨之诗而陨涕，况亲见先人之手书者乎？忆昔趋庭诵诗，曾蒙器许，至夫时殊世异，窜弃空谷，非先人之所以望于儒也。敬书数言，用志颠末。

云林贝勒，即恭亲王奕訢的第二子载滢（1861—1909），字湛甫，号怡庵，又号清素主人、云林居士、懒云道人，室名云林书屋、一山房、清意味斋等，师从徐琪学诗作画。徐琪（1849—1918），浙

江仁和人，字玉可、花农，号俞楼，室名贞盒，光绪六年（188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朱邸，本指王侯的宅第。此册页收录与王侯唱和的诗稿书札，故雅称为“朱邸赓酬册”。

溥心畬手书题跋所谓“先考云林贝勒”即其父载滢，题跋末句“至夫时殊世异，窜弃空谷，非先人之所以望于儒也”，显然是清朝覆灭后触景生情、感怀身世时局的真情流露。

溥心畬祖父恭亲王奕訢，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咸丰皇帝的异母弟，是晚清宗室人物中一位极其显赫而有一定改革意识的重臣，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之一。宣统皇帝溥仪在其自传《我的前半生》一开篇就提到了他：

奕訢（1832—1898）是道光的第六子，道光三十年封为恭亲王。他因为这次与英法联军谈判之机缘，得到了帝国主义的信任与支持，顺利地实行了政变，此后即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和同文馆，进行洋务活动，成为洋务派的首领。但是后来他因有野心，慈禧与他发生了矛盾，而帝国主义也物色到了更好的鹰犬，即把他抛弃，洋务派首领位置便由李鸿章等所代替。

此段立论基调不免偏颇，但事实大致不差。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咸丰帝北逃承德，令奕訢与英法联军谈判，特别授予他朱笔密谕、大阅御用的紫宝石黄丝腰带、永远佩带白虹刀，以及全权代表皇帝、便宜行事等特权。奕訢与慈禧发动政变，诛杀、罢黜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后，继续执行咸丰帝重用汉人、借兵助剿的政策，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兴办同文馆，开办洋务，先后平定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取得了所谓“同治中兴”。

奕訢从政以后，一向能够维持局面，以识大体、有担当著称。

其“仪表甚伟”“聪颖”“冠于诸昆弟”，自幼在上书房读书，受到良好的古典教育，“就傅日授千言，少诵即成颂”，有《乐道堂诗集》及集唐人诗所成《萃锦吟》，诗格颇高。所作《玉兰花》诗：“檀心标素质，数朵殿芳春。玉树亭亭立，银花片片新。琼葩谁与伍？明月是前身。洁白同冰雪，清芬不染尘。”还作《秋柳》诗：“秋深花事尽池塘，萧飒犹余柳几行。忆昔依依环嫩绿，只今落落散疏黄。淡容远岸朝含雨，寒色平林晓带霜。转瞬东风回陌上，千条万缕驻韶光。”奕訢本人雅好艺文、收藏，与其兄咸丰帝一样爱好绘画。咸丰帝以善画马著称，奕訢亦有小幅画作传世。再如他之《题文衡山竞秀争流画卷》：“渡头过客话归途，夹岸青青柳数株。水影三篙歌欸乃，人声一棹唤印续。游丝舞絮迷溪曲，细风斜雨伴钓徒。悟得是中参画意，烟波写共辋川图。”

奕訢有两子，长子载澂（1858—1885）。《萃锦吟》卷二第十七页有其小传：

长子载澂生于咸丰八年戊午八月初四日酉时。嫡室出。同治间奉旨指科尔沁博多勒噶台湍多亲王之第四女为室，未及迎娶而卒。复奉旨指正蓝旗满洲大学士文文达公第九女费莫氏为室，生女三，长次现皆幼稚，三已夭亡。澂儿自髫龄，叠荷三朝隆遇，及两宫皇太后鸿慈，推恩锡类，封为奉恩辅国公，晋封贝勒，复蒙赏郡王衔、三眼花翎、黄马褂，贝勒双俸，补授内大臣、正红旗蒙古都统。体质素强，好习弓马，兼擅火器。本年陡患肝脾之疾，医药罔效，遂至不起。于光绪十一年乙酉六月初十日午时卒，年二十八岁。故后渥蒙恩恤优加。例载多罗贝勒一品职任者皆得邀易名之典，该部照例题请，予谥果敏。

关于载澂在同光年间的政治活动，《洪业论学集》中《记读载澂记事珠》一文说：

《记事珠》一册，起光绪三年正月至五年三月，细审内容，盖清贝勒载澂日记也。所记皆拈香、谒陵、递牌、请安等事，兼及每次所服袍褂，所受赏品，无关史实。惟四年四月盘查外库银，以见当时库藏状况。载澂者清恭亲王奕訢之长子，奕訢嫡室瓜尔佳氏所出也。澂死后，承继子溥伟，即今报传奔走于日人势力之下，谋树立“明光帝国”于东北者也。呜呼！

载澂亦能作诗，有《世泽堂遗稿》三册行世。所作《励志》诗：“儒生坐幽斋，朝夕贵励志。好读古人书，当记前贤事。帷亦下三年，功莫亏一簣。时习惜寸阴，学问能纯粹。”所作《自题行围小照》诗：“自公退食日方晴，盘马匆匆小猎行。野寒风轻双眼濶，平芜雪尽四蹄轻。从禽得失非天意，控驭纵横亦有情。即鹿无虞今侥幸，归途驰骤夕阳明。”其中“即鹿无虞”，典出《易·屯》：“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意谓条件不具备而草率从事，就必然徒劳无功。此诗境界立意俱佳，由此亦可窥见载澂诗学根底之不同一般。

奕訢次子载滢，在政治上并未有父、兄那样的表现。庚子事变中他受到牵连，被处以“交宗人府圈禁”的处分。《清实录》卷四七一德宗实录（七）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下“庚子肇祸祸首”名单，载滢榜上有名：

庚寅谕：端郡王载漪著革去爵职，与已革庄亲王载勋，均暂行交宗人府圈禁，俟军务平定后，再行发往盛京，永

远圈禁。已革怡亲王溥静、已革贝勒载滢著一并交宗人府圈禁。贝勒载濂业经革去爵职，著闭门思过。辅国公载澜著停公俸，降一级调用。都察院都御史英年，著降二级调用。前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派往查办拳匪，回京覆奏，语多纵庇，本应从重严惩，现已病故，著免其置议。刑部尚书赵舒翹查办拳匪，次日即回，未免草率，惟回奏尚无饰词，著革职留用。已革山西巡抚毓贤在山西巡抚任内，纵容拳匪，戕害教士教民，任性妄为，情节尤重，著发往极边，充当苦差，永不释回。

表面上是由于载滢在义和团起事期间，因附和载漪等“扶清灭洋”而被列入“庚子肇祸祸首”名单，实际上，这与清末道光皇帝诸子惇亲王、恭亲王、醇亲王等亲贵间权力之争有关。祺祥政变中，惇亲王因同情肃顺而遭冷遇；恭亲王、醇亲王因帮助慈禧太后夺权有功，受到重用。醇亲王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夫，更受到器重和信任，逐渐取代了恭亲王的地位，家中也连出两位皇帝——光绪、宣统。但慈禧太后与光绪不睦，戊戌变法中流传康有为劝说光绪兵围颐和园、以武力解决太后的流言。慈禧太后立惇亲王之孙、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儀为大阿哥，密谋废掉光绪，遭到西方列强反对。于是慈禧太后与惇亲王的三个儿子载濂、载漪、载澜密谋，试图以义和团对付洋人。奕訢病逝后，载滢长子溥伟继承了王爵，而其本人离中枢日远，心怀不满，希望朝局变动，以谋取更高的权位。

载滢政治上不得志，便寄情山水，以诗文自遣。《朱邸赓酬册》中所收《过黑龙潭》诗：“屏山镜水护龙湫，松柏参天瑞霭浮。风景依稀身事异，当年扈跸此间游。”通过对黑龙潭“屏山镜水”的描绘，忆及当年扈从光绪帝到此游玩时的美景。所收《春麦》诗：“芳郊阡陌碧云连，首夏清和看麦田。行路风光还自乐，康衢歌星作

游仙。”记录了此年京郊“首夏清和”“阡陌碧云连”的景色，反映了作者闲云野鹤的心情。

载滢娶同治帝敬懿太妃的胞妹益龄（字菊农，赫舍里氏之女）为妻，生长子溥伟。由于恭亲王奕訢长子载澂无子，奕訢病逝后，便以载滢的长子，溥心畬异母嫡出的兄长溥伟过继载澂，承继恭亲王王爵。光绪逝世后，溥伟本有继承光绪帝帝位的资格，他本人可能也有这个野心，因此，宣统朝之初，受到醇亲王一系的猜忌，未得重用，只被委任为有名无实的禁烟大臣。由于溥伟在辛亥革命时坚决反对清帝退位，坚决反对共和、反对袁世凯，宣统皇帝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中便一再提及他：

溥伟（1880—1936），恭亲王奕訢之孙，光绪二十四年袭王爵，辛亥革命前为禁烟大臣，辛亥后在德帝国主义庇护下寓居青岛，青岛被日本占领后又投靠日本，在此期间与升允等组织宗社党，不断进行复辟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出任沈阳四民维持会会长，企图在日本支持下组织“明光帝国”，但不久即被抛弃，拿了日本人赏的一笔钱老死于旅顺。

其中除末句有悖史实外，大体上讲清了溥伟一生行迹。溥伟1936年在贫病交加中病逝于长春大和旅馆，除了清末恭、醇两系政争的原因外，还是“九一八”事变后溥仪、溥伟争当日本统治东北代理人的矛盾所致。溥伟辛亥后图谋复辟清室，但处处碰壁，到头来贫病交加而亡，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上的悲剧人物。

溥伟在文学创作方面也有相当的造诣，在诗词上与溥心畬堪称伯仲之间。《朱邸赓酬册》中收有溥伟《山居杂诗》六首，写于光绪丁未（1907）秋。其一：“地既远城市，遂绝尘嚣侵。拂石坐松

下，时鸟鸣深林。酌彼一壶酒，举杯成独斟。秃然倦复卧，奚籍枕与衾。樵斧惊忪惶，落日低逢岑。青山自历历，何知古与今。”其六：“秋霰看清思，旁徨不能眠。中庭静如水，素月悬凉天。高山何寂寂，寒流复溅溅。世虑一时灭，诗心挟飞仙。片云西南生，变幻成浮船。飘飘欲凌灵，或可乘张骞。我拟从之游，携酒蓬莱巅。沧溟接定碧，洪崖笑拍肩。蜉蝣寄朝暮，安知龟鹤年。”辛亥后溥伟亦有若干诗作流传于世。如邓之诚《骨董琐记》卷四“恭亲王诗”条：“清恭亲王侨居青岛，传其一小诗云：‘冬计萧条斗转枢，海风入夜北风粗。下帘犹觉余寒重，多少哀鸿泣路隅。’”

溥心畬（儒）、溥佑（过继他人）、溥德，为载滢侧室项氏夫人所生。溥心畬自幼聪颖，其父载滢曾有《示溥儒》一首：“总角闻道，渐近自然。贵而不骄，举止祥妍。秉直司聪，礼仪孔闲。讲习之暇，敬恭鲜言。开卷有得，常恣稟焉。”少年溥心畬的举止言谈，就是一位知书达理、老成持重的贵胄公子姿态。

溥德（1906—1963），字叔明，号易庐，亦能画，擅诗词，有《蕉雪堂诗》《琴音词》《苏斋百一集》《蕉雪堂词》等。其《卧佛寺后山》诗：“樵牧去已尽，暝色四山空。时有迟归鸟，孤鸣暗绿中。”其《步蟾宫》词：“小楼一夜风如剪，梦回处，落花满眼。迷离花梦雨无踪，梦比花飞更远。鹃声草色芳菲晚，怕惹起愁怀难遣。凭栏竭力不思量，只细较柳丝长短。”

溥心畬一门三代，从政治上大有作为的恭亲王奕訢算起，在文学艺术上也都有不凡的表现。其弟子启功曾说：“溥心畬为亲王之孙、贝勒之子，成长在文学教育气氛很正统、很浓郁的家庭环境中，青年时家族虽然失去特殊的优越势力，但所余的社会影响和遗产还相当丰富，这包括文学艺术的传统教育和文物收藏，都培养了这位先天本富、多才多艺的贵胄公子。”叶恭绰曾对启功先生感叹：“贵胄天潢之后常出一些聪明绝代人才！”讲的也是这个道理。